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孔繼峯

弘明集　　釋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宏明集十四卷梁釋僧祐編僧祐姓俞氏彭城下邳人初出家揚都建初寺武帝時居鍾山定林寺唐書藝文志載僧祐宏明集十四卷此本卷數相符葢猶釋藏之舊末有僧祐後序而首無前序疑傳寫佚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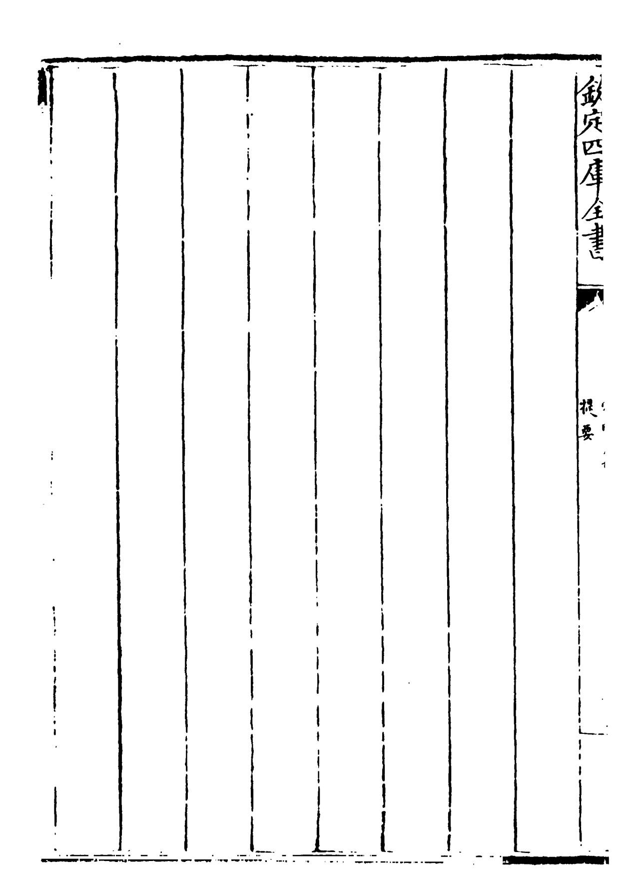
輯皆東漢以下至于梁代闡明佛法之文其學主于戒律其說主于因果其大旨則主于抑周孔排黃老而獨申釋氏之法夫天不言而自尊聖人之道不言而自信不待夸不待辨也恐人不尊不信而嚚張其外以彌縫之是亦不足于中之明證矣然六代遺編流傳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賴以存終勝庸俗緇流所撰述就釋言釋猶

欽教中雅馴之言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弘明集卷一

梁 釋僧祐 撰

理惑論三十七篇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

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彦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

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絶聖棄智修身保眞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

發訛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畧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畧說其要葢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

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揵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畧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還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懐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

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

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

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綩綖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内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説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淩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

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窮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

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

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馲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臯陶烏喙文王四乳禹耳叁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頨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

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乎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

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

自拯而無興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
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
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又曰覩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
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
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虓虎見之
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
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

後無貴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貿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

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疣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

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

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家輒説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説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内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

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

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

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説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一作珀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盖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匄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

孥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茍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孥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實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

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躭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一作詭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邪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

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婬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莊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

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户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一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眥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魏魏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

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麐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

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懽逸而憚勞倦黄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兹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葢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

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墨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黄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賫孟軻之説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

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賊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黄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悦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
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
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
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
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
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
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

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懐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泊世人學士多譏毁之云其辭説廓落難用虚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

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躭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

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

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荅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温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

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蚕蚿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躭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

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牆之士數仞之夫因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識

剌頗得疹而中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蹋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入僊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

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絶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

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問曰穀寧可絶不弁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没所以然者葢由絶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

目迷惑婬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邪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

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黄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别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

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僊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

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顔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

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決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

鳳凰執螻蚓而調鼅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

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没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窊水流而舟檝設蜘蛛布而罻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蹴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敕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邊詆邊詆不知禮義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滅之術孰良於此云云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

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緜緜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釁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

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婬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雖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於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

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
舉世哀其灰戮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為可痛心而長
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絶黎元者哉且十
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
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
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
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
而欲其覆滅使無孑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蠲良淑

縱火中原蘭蕕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肱愚豎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正曰佛經説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僞説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

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秪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

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

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墟

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蜫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

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

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

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芻水爲

甘膳以羈絡爲非適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

典訓詁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婬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為

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搆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鞞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

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

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艥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饑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

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穽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静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粮絶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

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餱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涓

彭爭長哉難者茍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攻見殺云云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慾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逼者凶而

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為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正曰石崇之為人余所悉也憍盈躭酒放僣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惸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

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内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儁上自是可才而有强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顔項夙夭夷叔餓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

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絶之日皆以為福祿之來無復哀慼之容云云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慎終之

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儺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慼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𠷣巳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一

音釋

弘第一

鶡鴠鶡何葛切鴠音旦鶡鴠鳥名　眂時吏切瞻也　笮疾各切姓也　犍居言切　絺綌絺丑知切綌乞逆切絺綌麤葛　怳呼晃切　喙許穢切口也　頨音羽孔子頭也　捽即律切持頭髮也　虓許交切虎怒聲也　喆陟列切聖喆也　桴芳無切擊鼓杖也　嫂蘇老切兄之妻也　紿徒亥切誑詐也　⿰革奇居宜切　麏居筠切鹿屬　橐籥橐他各切籥以灼切　璩瑗璩其於切瑗於願切　垤徒結切蟻封也　狢下各切似狐者　圻魚斤切崖岸也　疹章忍切皮起也　鞹苦郭切去毛皮也　嚭匹靡切　葅醢葅側魚切醢呼改切葅醢肉醬也　踧子六切不自安也　麀於求切牝鹿　婪盧含切貪也　釁許覲切隙也　刎亡粉切斷首也　⿰黹攵

分勿切黑與青曰黻旂音奇交龍為旂𧖴即涉切短櫂也惸渠營切無弟兄也

弘明集卷二

梁 釋僧祐 撰

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

宋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緜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帝

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責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與喪及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算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

天穽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

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根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斅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亳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於太虛焉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

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之於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畧於爲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眞之

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麤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刼之遠化炷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

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嚚嚚均之身受體黄中愚聖天絶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絶其神昔有接麤

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夫有疾則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必不全乃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嶽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嶽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

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

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齊三日必見所為齊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巳之惡惡巳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

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鴈龍蛇颯焉出没者皆先之以㝠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㝠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㝠緣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亹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

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若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

亦必循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
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
滅之本禀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爲無欲欲情唯
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
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
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
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
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

書蓂莢無栽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歘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絶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黄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怳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寘覺法王清明

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顔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羣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

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遰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已來孫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絶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顔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

識必用用妙接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燗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恙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玆以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

妄行彌非眞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僞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爲有乎甚矣僞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朏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僞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

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爲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

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虚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葢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

論聖而弗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

會日以為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以會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邪聖人何以不為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罙身滯有則朗

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闍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

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敛祇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

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蹔乎亂洙泗所弘
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
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
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
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
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
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曁故不復
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

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答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所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没於史策或絶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

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肩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迹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於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

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搢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即亦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

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没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摭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馴遂令徇世而不深於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

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没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絶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刼燒之説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隠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

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畧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覲於灞上比丘今見存辛一作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

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寃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彛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慭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蝗避境猶皆心力

横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毁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太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焼身者有絶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寳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別將來浩蕩

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𢀿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溥乎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

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横濟也葢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替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浲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葢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

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遘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内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

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之偏隱
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
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
乎然則麤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己之不矚於光
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
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
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
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

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於雞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綦同蛛蟱為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

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巳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巳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實嬰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邪然則豚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蔦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

稚子於斯而有刳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寃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逌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令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頓絶是以聖王庖厨其化益順民之殺以減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譏賞於釁鐘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麑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為衆戒之首萍沙見

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窮究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釁先重雖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寃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

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治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内耳又雖今則虎鴿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茍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治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

周孔交夢傅說形求實至古今悠隔傅嚴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覿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絶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絶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若力策觀傾資負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

道孰為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恊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令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

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搆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搆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搆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歛

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妄作哉若自兹已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照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闕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右尸梨蜜羣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邃允而所奉唯佛凡目龍樹以達寧皆失身

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若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曖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若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

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若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若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頼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令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説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顔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

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没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克半焉夫物

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竦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嚚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人羣匆匆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

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焉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邪焉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

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儛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嶽猶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况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甞不相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而多循情寸隂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葢一慂逆旅耳精神乃我身

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麤之中潔已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

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終將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軫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内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

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令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

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齠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内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違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内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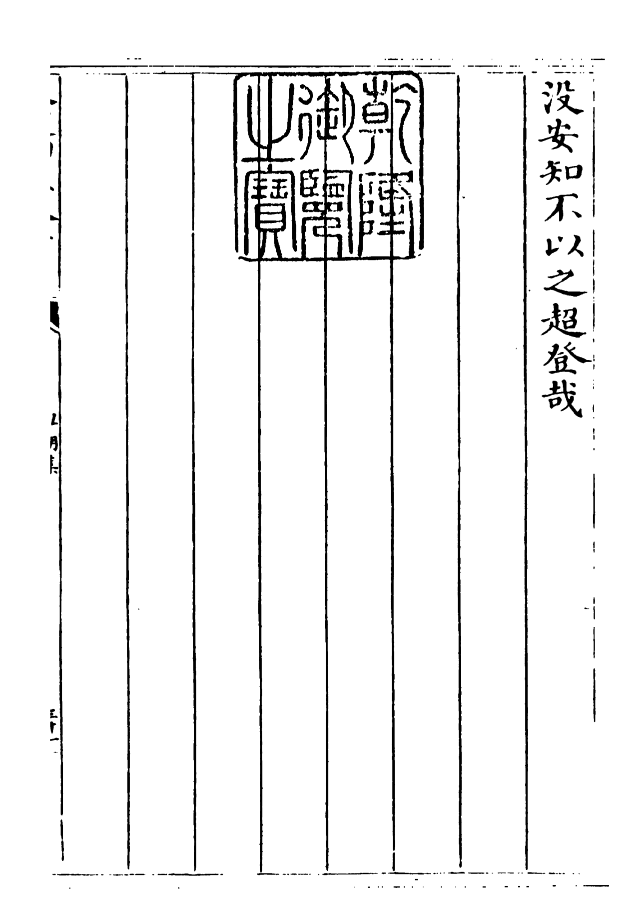
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巳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礙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碍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俄復淪爲惚怳人

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誇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遐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畧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

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休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覩近弊將橫以詬法矣益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

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眞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邃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沖天者今無陋鄙言以罄其所感奄然身

没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二

音釋弘第二

蚌蛤蚌步項切蛤古合切縲紲縲力追切紲先結切縲紲黑索也遰特計切遠也爓以贍切火光也朏敷尾切月未明也汜試里切濛汜日入處蘄渠衣切求也隈五灰切偎烏回切愛也倚也憖魚覲切傷也瞰苦暫切俯視也咀才與切蚡扶粉切啁噍啁竹包職流二切噍茲消切啁噍聲蹴也獺他達切魚獸也罝咨邪切兔罟羿胡計切人名彀古候切張弩也胖音判得偶而合也闑五月切鮐蕩來切鮐背謂老也沴力霽切妖氣也嗃虛交切叫呼也緹音提